

# 卷十二

書名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  
 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同文堂刊本  
 撰者 清 李雨堂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6  
 編號 D8642400

彩色首圖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

同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卷之一

吳西瑞雲齋原本

禪山福文堂藏板

歌曰

繼王正極惟盤古混沌初開天地分三皇五帝均調治相  
 傳緒緒萬民欽唐虞二帝求賢護化育玄功聖澤深當時  
 洪武為民患大禹功成水土分曆年四百終于傑運屬商  
 湯不立君相傳曆久亡于紂文武西興誣溺民御林八百  
 稱周久固祚延綿德業深稱雄七國相吞併無道強秦二  
 世亂爭鋒劉應運四百餘年鼎足均晉興未久遭胡  
 亂不永君隋文一統亡場廣十有三年社稷分  
 唐高祖二十相傳屬宋君數傳之後惟千古興

廢無字是古云



不枉閑談至怎樣欺瞞不作出 上四十八回書已畧  
表明刘李二后史言仁宗寔李宸妃所出太仁宗嗣位  
之初刘后權柄国政祗制二十一年而卒惟李宸妃所  
刘后而卒十年之久而仁宗不知已為李所出而人畏  
太后之威亦無敢言者可知此回書之虛矣即郭槐内  
監更亦隱而不見只有内侍雷允恭迎刘之忠外官丁  
謂交通而為惡耳太仁宗于刘后卒日方得人言為李  
所出大為恠恨復尊為皇太后痛切不設朝者數天

新編繡像後續宋包公案義奇傳卷之十二

五十四回

嘉祐王痛母含冤

王刑部奉君審案

詩 齊家治国至經言

南面為君首重先

曰 耕耨歷山行大孝

上查朝野算高貧

當下包爺喝声郭槐尔既不識認本官如吾說出姓名只  
愛唬嚇死汝這老奸狠吾乃龍門閣大宰上侍制官包拯  
也郭槐听了曰尔是包拯歷當今人称尔是忠烈貧臣即  
吾内宮也仰慕清名當今方歲加恩寵眷尔不諛胆大將  
咱藐欺太竟狂妄了包爺冷咲曰郭槐尔還不知歷郭槐  
曰咱家知道什麼來包公怒曰恨汝為人克刀狼毒十八  
年前擅將幼主換去狸貓又縱火焚燬碧雲宮謀陷了李

第廿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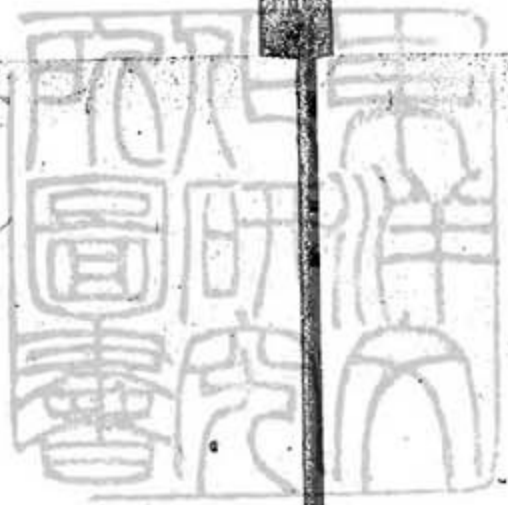
宸妃娘之多是尔奸謀瞞天昧地只言永久遮瞞豈期今日天發其問今至上駕前还不直供郭槐听了失色只得喝声包拯休得舍血噴人先红自口尔缘何捕此无踪无影之言妄咬至上欲害唱家不知怎火焚碧云宮什麼狸猫換主吾歷內監數十秋未查此事尔休得无端而尋咬鼓惑擅敢当駕无礼扭拉咱家喝令小監子拈他去吾还宮去也包翁喝曰郭槐汝今休思还宮了牢也扭拉不開四名內監只好呆也看着只因惧怕包黑子豈敢妄動衆文武大臣又无一人答奏君王心下也查焦煩喝令拿下寡人定須追究奸陷真情有直殿將軍克狼似虎即拿下郭槐捆绑定郭槐慌忙中呼曰至上可憐奴婢今已見年八十二之秋靜處閑宮並無差歹伏乞我主勿依包拯

無踪无影妄奏相欺之言恕奴婢這宮深活陛下大因君王曰郭槐汝將一十八年前一大事狸猫換去小太子放火焚燬碧云宮之事一一奏明即放尔回宮安泰如有改唔一字定决不饒郭槐一想若將此款大事說明吾自抵罪必矣又怎好害却列太后娘也罢了我也悔定主意自願抵死不招的即呼陛下說什麼狸猫換主怎生火燬碧云宮奴婢實確不知緣由焉有拋憑上奏包翁奏曰此事交關重大臣想郭槐是滌天肝胆之人方能幹此欺天害上之事若將言詞盤詰怎肯輕也招認伏乞我主將他發交與臣待臣更加細究方能明矣王曰依卿所言龐國丈自言不好了發交包黑審究郭槐危矣審明又增他之威果也惺也自定惜惺也奸臣只是為奸臣并息包拯之功

卽出奏曰陛下這郭槐發不得包拯究審王曰龐卿緣何  
此事發交不得包卿審詢何也龐洪曰臣思此事關天重  
大諺語云來言此事者卽此事有礙之人今此事包拯独  
自言來焉知真假倘被他一頓極刑惟郭槐乃八旬以外  
之人那里抵捱得重刑倘假事勘成真的卽大不妙矣君  
王尊養頭一点言龐卿此論却是秉公而言朕今不發交  
包卿審究還有那位卿家領審此重大事情龐洪曰伏乞  
陛下發交于臣自必秉公而办包俞曰如將此案与国史  
究斷必不秉公力办倘被他存着三分私弊十八年之冤  
終于不自却將誕育圣躬之母永居于塗泥中矣君王听  
了兩奏之言細思一刻只得对包俞曰包卿汝主見还  
須發交汝審办的麼包俞曰国史如此言來臣也為涉嫌

疑不敢承办了王曰卿既不領亦可于文武兩班中挑送  
一人可否包俞俯首立起一有左班首是富弼老太后  
他是一硬直大臣然是老蓋高年煩瑣之事不代勞矣將  
頭低垂包公又看首相吏部韓琦他一想此案蓋大事情  
領亦來一位是列太后一位是狄太后兩人是被告教我  
如何審法只是搖首暗嘆而已包公又看閣老大人文彥  
博他又目也不一瞧似乎不約全心皆思此案所關甚大  
当下包公想來尔們兩臣也稱是忠良之輩如何這等胆  
怯畏死的只須秉公正办有何妨礙如何人人不願領办  
如此尔們徒有忠節之名算不得銅肝鉄胆之臣也包俞  
又看至西邊內一見刑部尚書王炳一目相照包俞一想  
來王兒与我是全党里并全科出仕他平素秉性賢良此

段事情如父他亦理諒得安當矣斯時包公一雙面頭一  
摆王刑部卽出班奏曰此事微臣領伏乞陛下降旨發  
交自必秉公力亦也王曰包卿王卿領亦如何包公曰王  
刑部果能領亦不候也王曰既如此朕將郭槐發交王卿  
定限三天內究明回奏須要細心着力公亦如有半點私  
弊卽處決斷不姑寬王刑部稱領旨當日散朝王炳家丁  
帶出郭槐君王還宮龐貴妃迎接王駕卽請安言問君王  
何得龍顏不悅君王一會動問不查觸感孝行有虧之心  
言早朝包拯所奏朕不是南清官狄母后生也非安樂  
列太后所產尚有生身母在別方言畢不查龍曰珠泪一  
行龐妃言也見駭然卽呼皇上既批包拯所奏而必有  
因朕王何不詢詰明他生而聖躬商母太后在何方王



曰貴妃朕也曾許詰他包拯言還朝道經陳市有口髮余  
婦人訴說十八年前之冤言來確切分明當時君王極前  
言一長一短慘言乃吐更竟感傷紛紛下此刻龍妃更  
竄心驚不意有此弥天大事未知真假若還果有狸貓換  
主此事郭槐罪重千鈞狄列二太后俱有欺君之罪只愿  
当初並矣此事兩宮太后方保矣虞郭槐也會罪了止將  
包拯罪其欺君誑奏正了國法若除了包拯我父扼柄朝  
綱畏懼何人想開言呼我王且自放心豈則包拯如此  
言來臣妾細思此事訪非真情也破富市井中老婦非是  
狂癩之疾定然妖人惑而可哄包拯為明察之官听信妄  
詞特犯驚召上倘无此事兩宮太后一怒這黑臉官兒豈  
活得成况乎誑奏吾上諛汗國母罪該万死我王乃至聰

天子豈從採賊如此作弄仰至心哉王其孰思之龐妃豈  
然狡滑如此言來惟君王心下分明知包公乃是正直去  
私清官豈是輕信无憑謊奏以欺上的卽破密婦人說得  
有甚有處何云犯疾痴癩倘此事是真家人便有弥天重  
罪了身登九五之榮母在破淫苦富豈不被滿朝文武議  
論干券人有何面目南面稱孤今須發交王刑部究詢倘  
或叔他存了私弊奸生猜疑難決矣只祈天地神明憫佑  
若得寃明公母卽退位不為君也心安矣愧矣是晚貴妃  
覩君王惱悶傳旨十宮班燕一腔嬌媚趨短君樂只君王  
免隲進燕何常喜悅添次慢語宮中君臣夜燕再言安樂  
宮中列太后想來不知外朝有何疑難國政酌議兩次召  
宣鄂槐去而許久尙未返宮正盼思之際忽有太監四人

急勿也報進宮曰啟上太后娘不好了外太后曰我居  
宮幃三十餘秋從未查不吉一字今全此急言不查大怒  
罵狗奴才何事擅敢大驚小怪甲內監稟曰只因當今万  
歲爺已將九千歲拿下宣去非為別事只因包大人奏明  
圣上為十八年前狸猫換主火焚內官之爭列太后所罷  
嚇驚不小連忙立起位卽曰万歲怎生分斷的内監曰万  
歲爺要九千歲招出真情九千歲只言並會此事万歲爺  
卽喝直殿將軍登時拿縛了九千歲發交刑部尙書王大  
人審斷去矣列太后益言曰果有此事也尔們且退外去  
当时四內監出宮云列太后想來惶恐死心又言十八年  
前將太子換去暗害李妃但機關秘密死一人所知因何  
急故發洩但不知那有此寃仇人來作对告訴包拯又值



君三偏听信他言將吾心腹人拿下若还究出当时事郭槐固不免重刑处决即累及吾老身也难免欺君害王之罪矣幸喜当今不是發交包拯審断还有挽回之机想来主刑部須臾位清官不會財宝諒來及不得包拯鉄胆銅肝之硬且將密記行下王炳將金珠寶貝重賞他豈有不受难道他惧怯包拯反不畏我的倘王炳若肯週全部槐私留一線郭槐无罪我也无虞矣刘太后定下主見登時端修密旨一道外有馬蹄金五十錠明珠三百顆不下十萬之金打發心腹内監三人另王恩管了旨至將晚時候差出后軍門往刑部府衙門太后又囑咐一番王恩等領旨按下慢提再言王刑部是日將郭槐暫禁牢獄中進歸内衙有馬氏夫人忙來迎接坐下夫人問言呼相公何事

今日退朝太晚又有不悅之容何故也王爺曰夫人以不知其由茲今領了圣旨乃至上内廷一大異事是以想來寔事難办也馬氏曰老爺官居司寇只管得項民匪盜刑務事情如天子内廷大事自有富太爺范樞密文閣老韓吏部等办老相公不該管涉何用心煩王爺曰夫人汝有所未知此事如尽忠办理不避斧鉞之誅則不拘五府六部人人可領办的當日王爺將包公还朝于陳鎮遇婦人訴冤始末一言知馬夫人曰既然陳州一貧婦有冤屈自有本土官申理王爺曰夫人汝休將破案中老妪人小現他乃先帝李宸妃也產育当今至上至尊之貴馬氏夫人所哭冷笑呼老爺豈非今日包拯道塗中冲送邪祟不独妾女流不準信的即滿朝大臣皆先王手上大臣豈不





知當今乃狄氏所出經先王所立只有包拯一人偏執妄言王爺曰包年兄乃一綱正佞私之硬臣豈有誣毀君上的是得憑有執而言奏也馬氏搖首呼老爺尔本是向來明理為官十餘載難道不明此案關天重大且交還包拯理辦為上汝何得多招煩估目尋夢腦王爺曰夫人並非下官多招估办只因沒一人敢于駕前領旨我因思來一位當今国母枉屈当灾于心未忍况吾与包兄是全里年交全科一殿之臣故在駕前領办此事然為臣受祿定代君勞也夫人曰妾思滿朝文武多少官員尽受君王俸祿君恩人人可报効何独老爺一人想他兩官知爭閃重大故舍一人承办他們是明人老爺是呆人不縮爭者王爺曰汝那里話來倘吾將此案办明難道至上不見吾情分

即不厚加陞爵下官只願爾芳美名夫人曰老爺汝且穩些妾劝汝休得痴心妄想要安穩時須当依妾之言不結怨于上又无傍人嗔怪久遠安妥為官豈不妙的王爺曰拋夫人主見如何馬氏曰此案即云是真惟今日說云拋无馮况且內監郭槐威權太重外交党羽內結太后况事如天大郭槐怎肯輕吐招認他如不招定必動刑如此他立下一主意俯頭不啻脚念头抵死不招老爺恁奈他何事既不得完先结仇于列太后倘被他執一破綻暗算起來实难妨避身羅于羅網中那时包拯決不來看顏汝是全里全科之誼破空中貧奴也唯救蒼于汝古云識權達變者為豪傑老爺也須三思得來不知王炳依從夫人劝諫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書出于史實而有異然為君上者當以寵宦官為戒也自秦漢以下侍宦用事而致亂之由何其多也以其子君后耳目較近而內外得以關通更言列太后專政柄權此非盛世之風如有三從從父從夫從子況子為君臨天下之尊乎列太后豈會臣屬也仁宗王出卑君上也乎

宋之始末賢佞並生而子仁宗時三登之世亦稍稱一治其子好佞臣直指出亦不勝其數然君子滿朝亦不免或進或退耳其子國勢不勁之由緣內有好佞權退忠良故強敵屢侵于西北也

五十五回

刀愚如哨夫不義

佞智臣昧主辜恩

詩 為臣食祿報君恩

何故愚人昧此因

曰 只因智昏无遠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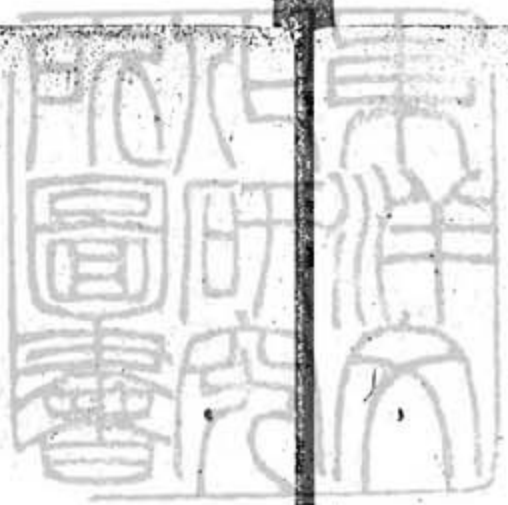
至教欺主滅賢倫

當時王刑部听了妻言煩悶昏也呆也語暗罵一声不賢婦又表明王刑部有一異悞不好言听來上則敬異君王是本然也下則三分悞畏夫人當時須則怪着馬氏然而罵辱之言不敢朗也發于高言只得將髭一弄長嘆一声側身呼侍環進上茶兩瓊夫妻用過夫人一看又曰老爺汝今緣何像着痴呆一般不言而發此嘆言无非怪着妾身功諫之言也王刑部余言曰怎敢見怪于夫人下官只思代圣上力办之难故也夫人曰老爺既然不怪妾須依

吾言的。了王刑部曰夫人還有什麼商量汝且說來馬氏曰老爺我勸諫汝多二事不如省事一動不如一靜通達者結千人緣塚懂者結萬人冤若將郭槐認真灰審不過奉承包拯耳包拯无非說一声動勞年死了這也不是為老爺之增榮早有刘太后狄太后兩位娘也將汝怪恨正是福不來而禍先至如今老爺既承領舊担乃是卸肩不脱了莫若假混騰真声張審詢幾堂並無實擬復了圣旨只由圣上主見是兩不失其情包拯危与不危我也不多管惟兩位太后娘也深感汝之用情定然暗中提拔汝為官勢力之倚靠如泰山之穩童矣倘老爺不依妄言定取禍生不測也王刑部曰此言差矣本官若將此案審斷明圣上既得母重逢滿朝文武人人欽敬好不榮光即包拯

品德勞亦揚名于当世矣夫人曰汝乃斗符之見也全不想到波窰中貧婦乃是隨口糊言或犯狂癲之疾只有痴呆包拯听他唯唯的如若果有此事為何一十八年之久他甘心受苦况天下官員甚廣平口之間並不提起直至

今冷灰復熱豈有是理想這包拯目今昏噴了妄奏当今也有這般昏昧君又听此狗官之言老爺是一向明白人今日為何却愚了現也成也一位列太后威也禦也的儿千歲不去奉承反因着一呆貧婦真假未分以結大勢力的冤仇豈非老爺目今也顛倒了汝若力承办此事只憂今世今生也究不明的反做了燈蛾扑火自惹焚身可憐要緊及妻奴的若待死在鋸刀之下悔恨已遲不若為妻先別丈夫哭立起位將茶棧一拋假裝飛撞石棟中此番



嚇得王刑部一驚飛步趕上双手拿抓定曰夫人死不得的夫人曰妾身這一命定然害在汝手中強不如早些死在夫君之前豈不乾淨也王爺曰夫人且慢酌量尔若一死下官也活不得了且再坐坐馬氏首一搖泪下紛也王刑部恰像奉敬如神一搬將夫人髮髻一一捏弄代正珠冠又說明当初王炳原立下美意与李太后鳴冤今已被不賢馬氏放刁弄坏心偏別念是以人生有賢良内助有關於一生名節今王炳有此倒運夫人犹如遇鬼稟昏迷一片鉄石心腸化為綿軟故做出欺君悞國汚名當下又曰夫人汝原一向智慧之人只因性情屢是急燥不拘好歹便將性命來抵当难道汝之性命是螻蟻之賤我劝夫人休得急惱耐忍性子安也馬氏呼老爺妾劝諫汝万語



千言皆因欲尔免遭灾禍耳豈知反怪着妾言果也不語怒曰嗚呼倘依包拯之言兩位太后娘之始也罪為妻也難逃脫故生死于老爺目前以免遭別人之辱非妾有意撒賴老爺也王柄听了曰夫人尔言來句也金石之良知不依從我之差矣如今且依天人高見馬氏喜曰妙也老爺如肯听妾之言管教指日之間汝定有福祿高增之榮王刑部又曰此重案已經領旨怎生办理到要夫人出个主意下官照亦如何馬氏一想呼老爺一些不難只須如此如此神不知鬼不查便能奏知圣上了王柄听罢咲曰夫人到有此机謀下官且依計而行也当日夫妻言談之際原有侍環送上酒筵排開音樂齊奏和鳴夫婦坐定暢叙細談无非商量此案情由也且不太少停日落西山月



兒漸起又有家丁報進曰有王恩內監三人奉太后娘上  
 密旨一道金珠之室相賜当了王刑部傳進私衙請來詔  
 書大意密旨上夢核池審得欒槐並無此事罪歸包拯使  
 要刑官增祿厚俸金珠如不遵旨意任將王炳取罪定不  
 始寬之意當時王炳打發去扛的銀珠二內監先回又對  
 王恩曰小公汝今日回上覆太后娘上言遵旨而功便  
 了王恩呼王夫人爾話太后娘上旨意而功太后娘上不  
 獨如此些小金珠賜贈還須極品高官指曰突隲矣王刑  
 部請上連升登時送別王恩去了後進后堂命家丁扛送  
 金珠物將情說知夫人有與夫人此喜色揚上呼老爺  
 妾只是不差的汝之智見反不如妾之見也茲今一些皇  
 白未分太后娘上即有許多厚禮相賜後又得顯尊高官

封妻蔭子若還依了汝自主見頃刻間即有滅門之禍也  
 破窑中貧婦豈見爾之情恰爾遭殃的王炳拿言拍掌喜  
 曰夫人妾見高明也不必多說了請用酒饌是夜酒饌  
 已畢王炳又言太后有懿旨并赤金五十大錠三百顆明  
 珠不下白金十萬厚賜夫人且一并收拾起馬氏欣然應  
 諾又呼老爺我想九千歲爵位尊隆不該以禁天牢速些  
 差發家人請至內衙用酒饌纔是王刑部曰夫人果也周  
 到理該如此但今天候尚早還妨申人耳目且待至夜深  
 寂淨些方可邀請他其時話分兩頭当初真宗先帝時包  
 爺已為官十載然龐洪還先出仕早包公五六年包公自  
 陞朝內官正值龐洪當道之時一向恐奸臣有什麼鬼謀  
 不測故日夕留心稽察弄得群奸及龐洪有權難弄前時



喜得包公往陳州賑餽甲好正在活潑之時豈知他忽又  
 还朝龐奸党好生不悅当时這包公夜膳罢吩咐容夜稽  
 查不乘大驄不騎馬不鳴鏐打道青衣小帽只帶了張龍  
 趙虎董超薛鷲四健漢手四衢大道上跑來闖去只見街  
 衢寂淨深夜少人行一輪孤月高空光輝燦也不齊遠也  
 是刑部衙忽遇王恩內監但三人同來因何出將一人  
 回只因兩人一交卸了金室即時回宮去有王恩是時候  
 王炳讀明詔書又待太后叮囑一番方回当时他認不出  
 包公包公亦不知王恩一人過東一人下西月光之下包  
 翁見他是名內監即迎步对而曰汝奉那人差使往那里  
 王恩卽言犹如做賊的心虛並不回言只管飛步跑去包  
 翁曰此人定有蹊蹊了忙喝拿下張龍飛跑上前怕如雁

抓小鸡一般拿定這王恩未曾被拿一此冤惡不發出  
 被擒抓到狼兇起來喝声該死的奴才何等之八檀敢將  
 咱家拿下麼張龍曰包大人問得一声汝一言不付駭步  
 走何也王恩听是包公嚇得漲紅兩臉一時呆着付答不  
 來包公越竄動疑卽曰尔奉那人差使的王恩曰吾奉方  
 歲差遣包翁曰差遣汝往那里去王恩曰差往刑部衙中  
 包翁曰差往甚麼事情王恩曰圣上命着刑部認真办理  
 狸猫換主之事速放咱家回覆圣旨包公听了冷笑曰汝  
 言語吱唔豈是圣上所差今日机関已經敗露吩咐帶轉  
 回衙当下張龍勇糾七押着王恩趙虎董薛三人随伴包  
 公回至府衙更敲三鼓包翁換了冠帶坐堂喚開衙門堂  
 上四边燈燭兩傍排重三十二名当时帶上王內監他立



着喝聲狂妄包拯咱家奉了圣上旨差尔有多胆子擅敢  
 拿我悞旨的包拯喝聲糊說如若圣上有差何不差在日  
 間豈有夜尽更深並会火把見本官問得一声並不回答  
 一溜烟而遁难道圣上差尔是這般光景我早已明知刘  
 太后娘也差尔暗中行賄于王刑部命他不須候審郭槐  
 也須將實情招說免教動刑難当王恩听了心内驚也  
 來包拯果然利害有神明之意也我所行之事被他一猜  
 而被但不供認明焉能罪我呼包拯休得乱言咱家明天  
 奏知圣上管教汝顛頭滾下当时包公捉得定他决非奉  
 圣上所差喝令左右狼棍夾起王内監痛楚得死去还魂  
 三番两次只得想來久拿黑賊執法无情即圣上何畏他  
 三分料想今也嘴不過他不如招了免受慘刑况且我是

差是非自有太后娘也在于我何于况且是不是乃一  
 位当今国母豈惧包拯的主意已定呼聲包拯汝好刑法  
 只算咱家今日讓了汝待吾實招也包公喝曰招供來便  
 饒汝狗命王恩只得將奉欵旨一一招明包公吩咐一一  
 錄了口供鬆了夾棍上了刑具不禁獄牢就于側衙内鎖  
 在一空房用四名役人看守不許外廂走漏風聲待等審  
 明此重案然后釋放役人領守不必細云有包公暗想自  
 語曰如今不是口說无憑的列太后反行賄賂于臣下這  
 是憑按也我想王炳往日為官却无差处原是一良臣故  
 而酌他領亦我也放得下心豈料列太后竟將賄賂暗中  
 而行古云酒勺人面財動人心倘或王炳從中作弊審歪  
 了不獨本官遭其所陷李太后十八年之冤又難明矣或

云有一說列太后行賄于他而王炳不便即推却暫或收領下如審不明白之時抱贓呈首或是這個主見也未可知王炳汝若有此心纔算汝与本官是全僚年交故友况明白了十八年前李氏之冤得圣上母辛重逢年兄弟但為司寇之官即極品當朝却不难汝若貪婪賄賂欺瞞君上暗弄弊生管教汝錮刀過項也且豈是非曲直且不張声暗察他机開為要住語包公神算再說王刑部是夜差心腹人到天牢情已將郭槐扶引至內衙中王炳鞠躬接迎內堂見過礼當巾南面摆下一位請郭槐坐下王炳朝上面向東而坐當日滌天胆狼郭槐被拿禁天牢却也安然无慮想來咱家豈被禁天牢然太后娘已得知自然極力週全于我不用心煩也正言之間今又見王刑部差

人相請到心頭喜悅定然太后娘已開照之驗也即開言

曰王大人今日又不來審問請咱家到來是何故也王炳呼牛歲老公已只因包拯平風起浪要陷害于尔下官起不心忿的即滿朝文武尽皆着惱若非下官領亦圣上定然發与包黑倘經他之手老公已定必吃刑苦郭槐曰這也不妨由他將吾放在問刀之內决不招認來王炳曰老公已如受他之刑法不如下官不得罪的更妙也郭槐稱是又問太后娘已有什麼話來王炳即將太后行密旨并賜金珠一一說知又云下官未得密旨已存庇護之心今又承認旨吾何敢不遵但日間犹恐耳目招搖故今夜靜方敢候請待下官上做薄酒以續資荆郭槐大悅曰王大人是明白快士且拿酒度吾与汝細叙談情當下郭槐公

然正坐王炳側坐相倍傳杯把棗叙談還不知一好如何  
燒漏且看下回分解

所以知人到世之難卽包公之巨目而王炳為平素之  
所信是資良之輩而孰知惑于嬖婦趨權附勢浪言刀  
曉之舌將一片兩公根主之心化作婪賍昧主之行情  
哉婦女輩貴嘿靜而長舌為房之階信乎矣現馬氏言  
比有針鋒貫頂之銳句比有妒火鍊金之輝威比烈比  
一刑部之傳反屈于心罵而不敢言從而不敢逆吁哉  
包公之勤勞王室迥无半刻已時權察案情之用心亦  
无半刻苟安也是史美之為宋室之賢臣亦品節之所  
稱欤然非公之刻比留心朝政柄公不柯則群奸欺公  
有如天翻地懸倒置矣

五十六回

王刑部受賄欺君 包侍郎乘機扶危

詩 君王大節五倫先 報答王恩方是賢

曰 倘立偏心辜負主 方年遺具愧青天

却說是夜郭槐与王柄对酌之際呼老公比下官將斷之  
法定算過照計而行方元有失也郭槐喜曰汝且將審法  
說与咱家得知王炳曰下官並不忌別人只恐包拯他久  
憎恨人破綻囑人鑿漏須妨他暗裡來探着机關又不好  
用刑審詢如要瞞人耳目用刑審詢須覓一人面貌相像  
老公比的待他当起刑來公比且躲避着露發声音哀喊  
別受着刑苦老公比安然无事糊比塗比詢了一堂便去  
復育那时包拯安奏朝廷之罪非輕当时郭槐所望滿比



之顏喜悅呼王大人汝若將此案亦得妥當不但咱家感  
汝之恩即太后娘上也見汝之情分也今賜些少金珠有  
甚希罕還要陞个極品之榮的王炳曰全仗老公公上用酒  
罷尔一盅我一錢甚是机合相投郭槐又將王炳面上一  
現呼王大人尔因何忽然呆也不語似有所思的何故也  
王炳曰老公公有所未知汝之事容易妥办只難寬一人  
像俏老公公休貌也下官是以心內躊躇不來郭槐一想  
呼王大大已有此人方纔咱家下獄時只見一犯人生得  
身材肥胖差不多与吾一休咱家也曾問他姓名他言藍  
姓沒有名排行第七人人呼他為藍七乃是汴京人氏只  
因打死人問成死罪尔若弄得他來即可頂昌矣王炳听  
言欣然歎息差人往獄中喚到司獄官進衙將此事說明

許賞金銀加封官爵這獄官朱和乃是刑部的跨下怎敢  
違陣立將藍七帶至王炳目一瞧果然生得身長肥胖面  
貌灰偏單差得一張黑臉及一臉浪肥鬍子亦以相像總  
有差處不符只要他代着即將此情由達知藍七吩咐他  
不許洩漏机開事完之后定然將汝開了死罪還有賞賜  
東西藍七听了上稟大人小人是金中之魚矣若受了  
些苦楚得開此罪實乃人生之德也只待行刑夾棍收斂  
小人只苦捱无喊痛之音的王刑部大喜曰如此汝只令  
意矣即取過新鮮服色与藍七更穿起又饒賜酒食不多  
細言那時藍七穿的服与郭槐一般且躲在內衙一个閒  
角折以待候審這王炳做成這般計策一來忌着包拯恫  
明察察二來刑部牙役人多只用兩名心腹家丁來做夾



軍教他不可洩漏風音這是欺君大事故特用此心腹家  
 人一名錢成一名李春及獄官未刑得知此事餘俱不懂  
 又表明郭槐在着永安宮寮淨已久常不出徑道塗的他  
 市衙役人多不識認得且暫停此話再說劉太后娘也打  
 發三名內監去只得扛抬金錠內監兩人回來不見王恩  
 回請不知何故倘或王炳不從反將王恩拿下前事即要  
 明穿矣自語自知不敢發言當晚列太后心如麻亂倒睡  
 牙床不能成寐任語太后是夜心煩至次早天子坐朝文  
 武悉謁畢君王開言向王刑部曰王卿家朕昨天發交郭  
 槐審亦未知審如何斬王炳奏曰臣未審供君王曰緣何  
 還不審劄王炳曰臣思此事關天重大不便草率從幸况  
 至限三天待臣細比及加勘究依限復旨加佑君王曰卿



家寡人知汝是忠良之臣此事須要認真辦理休得蹉忽  
 曲直須當分明次斷受不得賄容不得情若究明此事寡  
 人得母子相重逢王卿即有天大之功如若存了私欺瞞  
 于朕定加處斬斷不輕饒王炳稱言領旨微臣深沐王恩  
 幸思報効有此重案自當公办理明天子点首退朝百官  
 紛比轎馬归衙有包公出至朝門呼王年兄乞念多年故  
 里之情務必誠心着力而勿使弟感激不尽矣王炳曰年  
 兄何出此言包公曰王年兄此事多因是小弟身上所關  
 年兄如若審坏了小弟欺君誑奏之罪难免也王炳冷笑  
 曰年兄言差矣小弟与汝是全里故交一殿全僚相与伴  
 駕多年官同欺君自汗行已以害年兄但有一說如果然  
 此事人假偽也難審作真情復旨包公曰這也自然只要

年兄秉公審斷无欺就是了但今天不審詢明天定然要  
審明復言倘明天仍不審斷小弟要劾奏汝故違欽限之  
罪名的王炳應諾又言年兄言之公也明天定然審明不  
悞等語罷二人一拱而別不言包爺却說王炳回衙進內  
堂見了夫人不談別語只言領審之事馬氏曰老爺此  
事既然安排妥當何不今天即刻審詢壹堂好放下心緣  
何應承着包拯明朝審斷但食這黑炭臉最是把細明察  
明朝若到確查如一洩漏些風即危矣王炳笑曰夫人汝  
洵明白下官亦非只愚呆也今故意哄詎他明天審斷使  
他今夜不小心提防即此夜審過一堂明朝即上朝復奏  
至士汝道妙算否馬氏夫人听了大悅曰老爺這是福將  
至故生出心灵性巧也少言夫妻閒說是晚日落西山王



刑部尙未隨堂先將郭槐藏在案桌下然後傳諭候審夜  
堂有一班牙役俱已齊集在天牢內吊出假郭槐法堂上  
掛一瑣玻璃燈是晚審夜堂不許多燒燈燭又傳諭出來  
云事關重大須當秘密牙役吏員等須要碯立遠處候着  
不許近听審詞親詢口供這吩咐是王刑部怀着私弊之  
設燈燭多猶恐認出桌下真郭槐役吏近猶恐听出真郭  
槐口訴之音當日中役人那里知此弊端只依着王大人  
吩咐遠處排班當下王刑部吊到郭槐怒基一拍大喝郭  
槐尔可将十八年前狸猫換去小太子之事明白招認來  
若有半字吱唔准當夾棍之刑藍七只不開言郭槐在桌  
下口上声声叫屈呼王大人汝休听包極妄奏詭言要咱  
家招出什麼狸猫換主來王柄喟曰本部也知尔便强不  
萬花樓傳 卷十二



動刑志肯招認喲分上夾早有左右二名家丁一声答應  
惡狼已提起生銅夾棍將假郭槐夾起可憐藍七痛苦得  
死去还魂若問藍七犯罪已經定案只候一刀了決餘外  
沒有一些痛苦豈今夜又在刑部堂中再啖銅棍滋味這  
是他倒運禍不单行又承馬氏的厚惠當時只夾得悠悠  
甦醒不呼聲郭槐桌下軀已叫杜屈一人直痛一人假喊  
其声音差不得尺遠不独站立牙役人听不出真假即兩  
名夾軍家人也难分辨其喊叫之音先說包公是夜又帶  
四名健漢青衣小帽巡查夜出側耳听得街上两个行人  
一人說事關欽案非同小故但不知審得如何一人曰既  
然開了牙門審詢緣何不許聞人走進看的一人曰刑部  
衙門威嚴赫也豈容閒人喧集的言也談也的跑去包公

即審必然生弊端矣即急忙也帶了四兵將竟向刑部大  
衙而來但見門首大燈籠点起光輝包公進步即呼官門  
人汝家王大人可是審夜堂否有把門官認得包爺跪而  
答曰正是包爺又問審詢何事把門官曰啟上包大人即  
審斷狸猫換主之案情包爺曰且待本官進去看也把牙  
曰如此且待小的通報迎接大人包爺曰不消通報本官  
与汝大人是同年故交且畧礼把牙称是請大人進內退  
去把牙包爺招呼張趙董薛随后一程進內一連進于幾  
重府門多言不用通傳直進至中堂只見差役遠也兩行  
班列當時只在灯火之下又值正在詢夾假郭槐之際這  
些牙役人等面向刑部大人小心于堂上不当心于堂下

王刑部只顧問供假郭槐那里有眼目看瞧堂下不資他  
 王仆五人悄七打從堂側之半黑暗中而上伏于傍側立  
 着遠离刑部半丈之隔只拿王炳呼郭槐速將真情招認  
 一息不拿声音有桌案下哭叫之声冤屈不絕王炳喝曰  
 還說冤屈麼喝令再收原來包公天性明靈當明况又分  
 外留神又肅淨公堂故听出声音不見慘切不是犯人喊  
 苦踊開大步跑上堂呼王年兄下边夾者是何人王炳側  
 身一看嚇得魂也失去犹如烈雷轟頂立起位硬着言曰  
 小弟在此審詢狸猫換主之事下边夾刑者乃郭槐也包  
 爺曰剋小弟看來此人非是郭槐即持案牘東面一瞧伸  
 手將桌上一撮言在此了挾領一把抓定呼張龍趙虎連  
 忙拖出包公連忙扭扭王刑部两个巴掌夾面打去不問

長短即呼董超薛執將王炳鎖在當時一堂差役吃京不  
 小如別位官員犹可一見此位黑間罗拿了王大人好不  
 京駭一哄而散当下包爺坐了王刑部的公位吩咐薛霸  
 放起犯人夾棍大喝汝這奴才是何人听了那人來頂冒  
 当刑招出情由本官决不罪汝若不明言即上開刀分段  
 不饒藍七听了想包黑从仰芳名不是好惹的如今料想  
 瞞不遇了只得將情一一稟知包公所罢冷笑呼王炳尔

果然弄得好神通豈料我包拯偏七又窵巧又无通风密  
 报自来觸破汝机開本官不与尔多言明日面圣再議王  
 炳心中着急只懇告年兄小弟一时差見望見大德周全  
 寬容于弟再不敢欺瞞着力而办也包公全然不保命張  
 龍將藍七發回原獄趙虎帶鎖王炳董薛帶了郭槐回牙

管束明朝見駕好一位堂上刑部官皆因所依不良好之言欺君貪財今已魚投網慢言包公帶去犯人有王府家丁慌忙進內報知夫人馬氏一氣嚇得戰戰兢兢切恨包公將丈夫拿去定然凶多吉少怎生是好一兩使女了環也紛紛議論不表却說包公回府內已是四更漏下不去安眠停一会命四健丁持了提籠帶了兩名犯人到朝房中官也查覓京駭龐洪呼包大人兩名犯是那個包公曰國丈汝且認七像是何人龐洪免不得走近一瞧駭然曰這原是王炳此是九子歲包公曰虧尔身居國曰之尊還要逢迎好佞呼他九千歲豈不自倒威權也龐洪還要詰問只听得鑼鳴鼓响天子臨朝各官无甚草奏只有包公出位曰臣有事啟奏天顏天子曰包卿有何奏

包公即將昨夜三更天候帶領家丁稽查好宛克民佛到刑部牙將近有道衢中往來之民私語方知刑部審詢夜堂又暗弄机開逐一奏奪又言茲臣已將一欵犯人拿下帶至午朝門外恭候聖裁加佑君王命奏一想不資龍顏大怒曰可惡王炳有此欺瞞即差御前校連拿王炳上殿見寡人侍御領旨不知王炳宣進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為子尽孝為臣尽忠人生立品之大節至言述之事父遠之爭君亦此訓也是至一出仕王家秉公報國代君宣化名標青史百世流芳虫人生寿算无幾然史氏直筆无偏後之目寓交談令人噴七羨慕虫古然羨慕者不啻復見于今是甘棠有不忍之伐見童有竹馬之迎

其于貪歛臭銅者何与焉而王炳身居刑部未嘗不先  
不肄業于十載寒窓斯理豈不明知者乎惟長舌婦刀  
唆終所君王叮囑委託偏違至一生名節尺身万年遺  
臭是日可不嘆哉所以聖言人心為危道心為微之驗  
也

五十七回

包侍制領旨勘奸

王刑部欺君正法

詩。既承君命必公行

法律如何容亂更

曰。不是包公多把細

舍冤李后屈難明

当时屈國又想來這包黑賊是難以此小瞞昧的他在朝  
中人人弄些破綻也被他扼持着皇有王炳帶到俯伏金  
銮曰罪臣王炳見駕加佑君王龍顏發怒罵声胆大的惡  
佞臣寡人待汝並無差處因何全不念君恩欺瞞昧法朕  
也曾再三叮囑托汝代办如斷明此爭自然朕也知汝之  
勞見汝之情緣何口是心非只強詞而付力言公辦貪婪  
財至辜負朕之相托實乃畜類之臣也可曉得陛下青天  
瞞昧不來可知包卿乃神明之智可作弊端否汝今有何

分說只管言來王炳伏倒駕前呼陛下開恩罪臣初立定  
 主見即領旨將十八年屈事伸理明只因不合听信了旁  
 人泰荅故今做出欺君悞國之事悔恨已遲了君王曰汝  
 听了那人泰荅的王炳曰陛下臣原不貪軟耳根悞听馬  
 氏妻言唆臣趨奉列太后娘也為上破害貧如日久年多  
 不知他果是李太后否或是此妇乃痴呆妄想的審不明  
 日时即招兩位太后娘也嗔怪官既做不成命也活不得  
 悞听了妻言实乃罪臣志氣昏迷也万望我主念臣一向  
 无差法外從寬赦臣重罪深感天恩君王听了王炳之言  
 不覺咲怒交半言曰万汝身居刑部大堂之尊听信妇人  
 言别緩事犹可今欺君坏法之行如何听之而為汝妻比  
 之伊氏賢良有天差地遠之行也当时君王又想來一日



人象斷沒有此胆量还疑于炳推御之詞一面九憑之言  
 不能深信并要將馬氏拿出發與包卿質詢惟郭槐总則  
 拿到朝房不用押他上殿仍有包卿審詢当有国文曰臣  
 有奏此案情到也發不得包廷詢審王曰此是何緣由也  
 龐洪曰如今包拯是个有罪之人如何陛下还發他審詢  
 君王曰包卿有何罪可指龐洪曰臣啟陛下這王炳乃是  
 包拯保荐的荐來一个欺君坏法之臣豈非包拯先有大  
 罪的君王一想还未開言包公曰果然臣悞荐王炳愿甘  
 待罪念臣又有一功可以将功消罪仰乞龍心監察君王  
 曰包卿有何大功可奏朕曉包公曰臣前夜二更天微行  
 訪察路遇一人月下現瞻乃內監官大臣即詰他何往他  
 不回言跑走如飛是臣起疑即捕他回牙審問明方知列



太后娘七行賄賂于刑部他名王恩用刑方招出黃金五十錠明珠三百顆此是狸猫換主之實秘十八年前之寃白矣伏惟陛下龍心詳察方宰臣言非謬也固文曰臣還有奏言臣思包拯前夜拿了內監何不昨天奏明陛下直至今天啟奏內監不見拿到乃是口說无憑希圖卸罪耳伏乞我主依准不得他一片謊言欺哄之語当下尔一言我一声反弄得君王分辨不清只得嘿七想像又有左班首俯伏一位老賢臣曰老臣富弼有奏君王曰老卿家請起有何奏言与朕分憂富弼謝恩立起曰臣思包拯是乃忠肝義胆之臣市民人人感德个七称賢目今此案所關重大非比緩閉乃是我主內廷重事况此事乃包拯得地而來他怎敢存私以取罪戾方望陛下休听固文唾舌

之詞如托交別員究斷有些小弊端者已有前轍王刑部可鑒且放開龍心發交包拯方能明白係十八年前之寃况今主恩已被他拿下看來不是无憑无據的謊言再差官往刑部牙中捉拿馬氏并搜出金珠行賄之物正如撥開云霧復見青天一事若直諸事可白望我主聰鑒參詳天子听了此奏点首言老卿家之言甚屬有理可準依又呼包卿內監可曾拿捉下否包爺曰臣即晚已將王恩拿下王曰見因于何所包爺曰未發天牢現押于臣閉署中君王即降旨內翰大李士歐陽修往包府牙將王恩柳扭至金銮殿相領旨而去又差固白龐志虎往刑部牙搜盤金室并拿不馬氏到來見寃人龐固曰正要領旨有內閣中書文彥博連日出班曰老臣有啟奏如今此案情這龐

姓一人也用不着陛下如差国白搜倘存一線弊端謊言  
 賄物不來即天大事情又屬糊疑不決了有龐家父子  
 暗上生嗔又不能強辨吾領旨无碍之說有東班內閣出  
 知諫院杜衍此人又是忠硬賢臣俯伏曰微臣領旨如有  
 少私即与罪臣正法君王準信杜翁曰二位卿家平身文  
 杜二臣謝主而與杜衍領旨而去殿上君臣还是議論間  
 已是紅日東昇又有王門官啟奏歐丞相已將王恩拿到  
 当下天子宣進王恩犹如万箭攒心戰上京駭的俯伏金  
 鑾連呼万歲開恩加佑君呼王恩汝今奉着何人差使緣  
 何在着包拯牙署中一一奏与寡人得知王恩曰此乃太  
 后娘上打發奴婢往刑部牙署賜送赤金五十錠明珠三  
 百顆密詔書一封這是太后娘上懿旨奴婢如何敢違逆

不往还有兩人全往一交命了金珠二人先回復旨只有  
 奴婢從回此道中遇却包拯被他拿下君王正要開言有  
 杜翁帶了從人將金寶賄物呈駕前一交代当时天子  
 也寬会顏只因他乃國母太后之尊太不該行賄賂于臣  
 下教寡人有何面目君臨臣下統御滿朝中文武的当下  
 龍顏不悅面色紅上只得命王恩速上還宮懿旨金珠一  
 并携回刘太后得此心中倍加慌忙着急按下休提只言  
 殿上君王命着包公將男女欽犯尽發交他審斷煩要及  
 加細究不容少緩倘明了母后冤屈之由卿乃寡人救母  
 之恩人也帶着羞怒言罢至駕退朝群臣各散單有包公  
 領着將犯人帶轉回牙只有刑部的獄官朱劬得寢食俱  
 廢犹恐事有干連身入縋巾慢言朱礼京想却言包大人

轉回牙中立刻坐堂不緩公位掛開差役兩行俟候吆喝  
威威真乃

法堂好比森羅殿

公位犹如照胆臺

包爺當中坐下肅七岩七怒基一拍喝聲帶土欽犯王炳  
只嘆昨天是堂七刑部之官今日做了犯人長鍊搭鎖領  
須一到法堂心下京煩當聖旨位双膝跪下往日年兄年  
弟相呼今日犯官自待包爺曰王炳汝難道不知食君之  
祿必當君之憂領了聖土旨意之先聖土何等面諭即本  
官也再三囑托倘皇白分明因母尚殃君王母子相逢即  
沒有加恩陞爵也是揚名後世的美事因何口是心非欺  
君弊法若非本官勤查豈不混濁難分且見太后娘七金  
珠是宝贝且也不賢婦之言易聽從也王炳倉皇言伏着頭

只求大人法外從寬領大恩德矣又言王炳當日若念  
夫如之情只不扳出馬氏實言劉太后行賄則足以脫卸  
了馬氏之罪偏七王炳惱恨着他妻我原要做个有名官  
却被尔言三語四弄得我交節行歹如今害得我如此光  
景如我王炳一死將此賤奴畜存下乃是一生未了之事  
索性一全死去豈不乾七淨七故以一口咬定于馬氏包  
公听了令哄一声曰王汝堂七刑部七凡男兒畏听妇言  
為民上者家既不齊焉能治国欺君悞国坏法雙離国法  
森嚴豈容私廢是死有餘辜还望什麼法外從寬的况且  
汝身居刑部知法豈容犯法有坏官規王炳只是叩头懇  
七哀求曰犯官果然昏憤求情不已包公吩咐將王炳押

過一邊又喚馬氏土堂有馬氏低着頭跪下一双媚眼兩  
泪交流若問包夫人法堂上搥憑汝胆大包天之漢虎腹  
狼心之人又屬明星赫也見此威嚴元不惧畏幾分這馬  
氏豈則狼心胆大身出官門然到底女流之輩久拿包黑  
利害官員當時心中京頓發振騰也包翁曰馬氏汝  
也會叨誥命念君恩好生胆大不守妇道唆挑丈夫幹  
此不法欺君之事今日罪有所归皆汝不賢之起禍也且  
直言与本官知之馬氏呼称大人休得听信王炳之言我  
妇女之輩怎敢外于男子朝廷大事豈有唆摆丈夫為惡  
只因他不明差見一心貪賄要欺瞞圣上妾曾將良言劝  
諫多少不独不依反嫌多言誚犯要將妾处治故生不六  
今事已被洩仍怀恨于妾妾欲盡速往紫霄宮一命也包

公听此訴詞冷哄一声嘆曰好生伶俐齒的嬌嬌可  
人即呼王炳且与对质当时夫妻情面俱无一个惹汝多  
言唆摆于我一人罵汝妄扳牽連害妾无辜包公見他去  
妻二人对质不分明吩咐将王炳挾起又将馬氏搜起一  
人挾一人搜夫一人乃貴官之軀那里抵当刑法只得  
一全直供招出真情包翁命人鬆了挾棍拶子又問王炳  
汝妻唆摆在前还是太后行賄在先也要說个明白王炳  
曰实為馬氏唆摆在先太后行賄在后包翁又詰馬氏一  
番口供原是一般包翁得了口供書明列太后既為天下  
母儀之尊不該行賄于臣下倒置尊卑大于礼体即陛下  
不知内官邪弊焉知天下之邪正亦不免失于查察且符  
審明郭槐然後定奪當日包公將太后圣上也指出不合

之處失察之由卽比修史。法如山一定不移之法律也。又本上劾奏王炳賤司刑部之權身居司寇之任不思報効君恩混听妻言并貪財宝悞國欺君馬氏身為婦道不守閨闈之条嗾聳丈夫欺君大惡此等刁惡婦人一者欺瞞君上二者惑陷丈夫一刻難容應得与王柄一个腰斬以正國法当时審斷明仍將犯人一并發下天牢連郭挽也押去待次日上本奏明皇上再審是日不表有次早五更初天子臨朝皇上准依包公定斷之法命下着公押斬决王炳夫妻有申文武這些奸党人人惧畏屬國文武舌摇头曰如有包拯幾人之輩老夫的烏紗也要保不定是日包公押出男女二犯人細綁至法場中王炳怨着不賢妻唆聳于我至今一命難逃又有不賢馬氏深恨丈夫何故沒一此夫妻之情牽拔于妾当时汝怨我恨有隣民遠比觀看湧道填衢內有百姓曰包大人回朝不上半月之間殺了幾位官員今日斬一位明日殺一双豈非不消一年二載市官被他殺戮絕也有一言殺的是奸臣是妙不遇的滅絕奸臣符忠臣致太平之治佳語市民閑說王炳夫妻時長一到包公吩咐一開刀一人已是了决他性命早命家人脩棺成殮命人運回故土是包公存心之厚也卽唱道回牙次日上朝復圣旨缺了一官自有桃遜補缺不用煩提当日只有如佑君王龍心抱悶皆因此案未明又不知郭槐發交那官審力且看下回分解

君臣人倫之首夫妇人倫之中朋友人倫之末而王炳于三綱之道尽有所乘而予其一死亦何足惜哉当殿

中君臣舉集乃公事公言人人得而議之惟覩龐洪專  
一拆排包拯曉也誰奏不休反惑侮君王煩疑猶喻之  
心是可憫也不独此也上回撻退包拯不領旨力办茲  
王炳夫知身首兩分亦龐洪之惠及也如非中忠資之  
力指龐父子之拜此重事何所底归而結詳論馬氏之  
乃惡抑登三尺法堂而口供尽反安証丈夫希圖紐罪  
可愾可恨現其貌之詞又令人可畏惟惟瞻此生關  
罗之自然王炳懲其今日膏亡主意原是不錯

五十八回

斥母后宋帝尊笙 審郭槐包公正办

詩 天性之恩焉割爱 情深骨肉迥难离

曰 合寃李后殃災滿 母子重逢会有期

当日加佑君王龍心不樂只因生身母后居于塗泥之中  
初时批包公陳奏还属将信将疑費心推測豈知嫡母刘  
太后暗中行起賄賂于推官又得包拯机智察出原贓情  
真事实尤疑矣不意果然落难貧妇竟是寡人生身母子  
為九五之尊母屈備塵乞丐难道有此奇事天下臣民豈  
不言談朕之差也意欲即往陳迎請母后还官但内中还  
有安而未安郭槐尚未親供招認須待審詢明白方往迎  
請圣上想罢即敕旨包爺審办郭槐包爺奏曰微臣不敢





領事君王曰卿如不領亦誰可領包翁曰臣保薦國文  
可以承亦此案龐洪一想曰這包拯昨前言老夫亦領不  
得今日反荐我承亦這包黑必然想定什麼詭計來算賬  
老夫他的鑄隙利害不可上釣即忙奏道前日包拯言臣  
領亦不得望吾主另委別官辦理君王復問包公如此發  
交何人方可包公曰如國文既然辭亦別員總是力亦不  
來王曰汝卿所言難道此事罷免不成包翁曰算不來的  
莫若陛下當殿親詢審供纔得無偏可白也當下君王煩  
悶呼聲包卿汝是日所辦多少奇難異案一片丹心為國  
勤勞今日國母遭屈灾难因何不與朕分憂故意推辭不  
領如何也包翁奏曰臣啟陛下並不是微臣故意力辭逆  
旨只因國文曾經有言來說此事者即為此事之由惟臣

若不承亦此案則已若將此事發交于臣只要亦至澈底  
澄清的正條律也連及安樂官列太后娘也須定罪難  
以私秘不提如若定了太后娘也之罪豈非臣有藐君犯  
上大罪國文一劾奏于臣是臣那里敢當抵其罪望乞我  
主開恩免發此案也君王見奏想來此論不差即曰包卿  
且免多慮如若太后娘也應得定罪亦難掩飾依卿定斷  
倘國文多言亦當議罪如今不須多慮了包公曰臣領旨  
國文此時再不敢捕言惧着包公硬挑之剛只在班中氣  
怒得一目圓睜看覷包拯當下頒旨退朝甲臣各散議論  
紛也表只有官中太后心中着急今又打听明至發  
旨包拯審供不好的如若別位官員可以行旨恐嚇行賄  
私傳他有包黑不惧風火烈臣豈貪賄賂的況此事是他

得抄而來倘審詢不明他又有欺君大罪摠之不妙了住  
語太后心京宋君納闕只言包公退朝回用過早膳即傳  
知吏役人往天牢吊出郭槐頃刻間呼喝讚堂正門大開  
書役左右分排包公正中坐吊出郭槐又說明此奸宦平  
日倚着列太后恩寵威權妄專即当天子也由太后批  
政故他自逞自尊是以王刑部領審時越加看得輕微今  
被包公捉破王刑部又着人禁守天牢即此有些介帶干  
怀然而心中主見有定言蒙太后娘七待我恩深自加封  
後恩隆十八年今日平地起此風波還來送金宝与王炳  
尚圖相救豈料這包黑賊又來捉真破綻領旨審供但他  
比不得送官免不得砍刑勘斷彼的刑法豈狼咱家自愿  
抵死不招以報太后娘七厚待我之恩也當有四名健軍



那狼似虎將他當中拍搭一声掩攢塵埃跌得昏七眼暗  
郭槐罵声包拯尔乃多大的官兒將咱家如此欺凌的至  
上堂堂隆寵于汝只可押制得下屬卑員即朝内平官汝  
也欺侮不得今如此輕視我的功汝休得如此猖狂也須  
留情一二纔好包爺冷咲大唱胆大奴才圖謀幼主敗各  
綱常汝欺騙得人湛七青天焉可昧今日罪惡滿盈不期  
穿發分明報应有时速七招出狸貓換主放火焚宮的手  
段倘藏半字掩絲生銅夾棍做不得情來郭槐听了喚声  
包拯汝真乃呆愚人也世間多少刁民滑吏將假作真汝  
既然為官清正並無私曲緣何今日濕所破審查好的糊  
言竟來誑奏昏君实乃无撓无風自浪比着刁民滑  
吏又加兇狠矣汝陷害了咱家也罢了又板害太后娘七



以臣下誣陷君上豈非大逆不道罪惡明矣。言當  
初有此事，犹如海底撈針，悉所汝酌刑。家斷  
不糊亂招供，以害太后娘也。包爺曰：「那才休  
得強辨，若說當年元此事，情資姐焉。」大訴此大  
款，夫之寬如太后，又暗中行。益七又作心身行刑，莫言  
貧好訴詞，无憑。說日言來，至上手是山何社稷四字  
為分，豈非大端也。本官也知汝這奴才平素驕  
橫日久，看得國法輕如鴻毛，今日嘗此美味，喝聲健軍將  
他狠也夾起左右，呼也喝，應頭号生銅夾棍，非全小可如  
別入抵此刑，已經痛成癢，暈了。惟郭槐精神倍加，于別人  
当时抵推疼痛，还不肯招認。包爺又賜收，尺加上七八十  
斤，郭槐喊痛，声还喝，包拯汝之刑法，須狼但咱家是准招



說以假作真，休得錯了。念頭有包公自言曰：「這好賊，果然  
推當得刑，苦但我也審斷多少奇，確冤屈案情也必審出  
真情，分斷明白。難道此力不來如審，不得口供，難以復旨。  
又說明大凡案情，事不論官民之斷定，何兩造對供，詢問  
了原呈，又再勸被告，又有見証，推詳反也。復上三推五問，  
自然有坑竅，可入手詢問。吳被是非，只有此案原呈，乃是  
李太后被告，乃列太后對供二人，皆不在法堂上，故只將  
郭槐一人究問。如郭槐硬幫被告，是則原告輸了。因  
他是正案人，又半是見証，所于包公與郭槐一般，于係原  
呈被告均及二人，惟郭槐抵庄，今日留尖，不雷死在他開  
刀之內，只是不招供，当时也美得包公撰布不來，只得從  
新盤詰。扭也推問郭槐，反是高声，狼罵包爺，吩咐將他上

了腦樞若問腦樞這件東西原是極利害之刑范尔銅將  
軍鉄猛漢總是當受不能郭槐上了腦樞兩邊暴亡一收  
頃刻間冷汗如珠眼睛突暴叫一声疼痛死也登時發暈  
了有健漢四人左右扶定冷水連吐噴射一刻方得漸  
復甦首搖七氣喘喘七包公曰郭槐汝还不招麼郭槐曰  
汝若要咱家招供此事除非紅日西昇高山波浪滔七也  
包公曰郭槐在本官案前由汝不招难道汝沒有死的日  
期麼有日命归阴府是阴府也要对案分明阳間輪下欺  
瞞爭明府豈容作惡奸狼有閻君明察汝也可瞞可糊賴  
得成否郭槐曰包拯咱家实对尔言我若有一線之息在  
着于阳世憑尔敲牙碎骨也只難招認如非且阴在着閻  
羅天子殿前方能說也包公听了自忖曰原來這賊奴單

懼畏閻君的点首即吩咐将他鬆刑吊押回禁天牢四名  
大漢扶他下了法堂脚镣手鎖而去郭槐頹然精強神旺  
惟生銅夾棍不是好頑硬之物且腦樞倍加利害是一至  
獄中兩脛酸疼頭腦痛竟斃身重脚輕煩而不寧恍惚如  
痴如醉日間不知飢飽夜裡不懂坐眠大不如往日之剛  
健矣不表郭槐再言包公是日退堂想來這賊奴才自願  
抵死不招反說归阴在閻羅殿下方能实說我不免將机  
就計進朝奏知圣上将御花園改办成阴府等候更深夜  
靜然後行事若得悞認了瞞過他定然实吐原由惟宮中  
刘太后却不得龐氏申奸党也要密瞞包爺定下計謀更  
更換朝衣即到午朝門对王門官說知有机密事面奏君  
王有勞請駕當日王門官深知包公是清正之官并且当

今耳目隆重之臣又將郭槐發交他審办定因此事而來故即允諾請駕一重上傳扣進玉宮君王一命此信龍心略寬開怀言包卿定然審得机發了連忙急步跨至大殿中宣進包公朝見君王曰包卿此地休拘君臣礼且坐下細談今見寡人想必審詢此事得机發也否包公謝主下坐曰上啟陛下只因事開机密若待明朝啟奏朝臣人人得知倘然机開洩漏事更难自矣君王曰卿既有机密速言朕知包公曰臣即今天開堂成究郭槐奸賊抵死不招反說除非在着闈王殿上方招實言故今臣將机就計欲將御花園改作明府也如此如此待至更深夜靜又如此作用賺得他認不真即可吐露出真情了當日加佑君王已不得早日會見生身母后故于包公所言无有不依还



公不曰包卿直乃朕手足心腹之人也包公又曰陛下安樂宮中休得走洩与介伯太后娘上得机并准成矣在正应諾又言囑咐包卿汝須智足机灵但此大事还須倍加小心倘朕得母子重逢報卿不尽之劳洋矣包爺曰陛下何出此惜念臣之微勞為臣尽中為子尽孝分所当然君臣不計已走是晚忙差人將一座花园裝作森羅明府殿刻太后宮中既不曉即申死后一上也不曉知包公辞駕回轉衙中用過晚膳已是初更鼓響即于階下吩咐排開香案灯烛輝煌禱告上帝上稟信官某姓某名稟言当今国母身遭大难將歷二十年屈苦信官道經陳州滎家東嶽大帝夢中指示太后娘上在拯訴冤方知有此奇事今夜奉君審斷只因奸監郭槐底死不招无奈將御花

園改作明府以賺郭槐招認但今夜月色光輝狂風不起  
倘李太后深窺得白当今母子应得重逢伏乞蒼天后土  
諸位神祇戮灵赫之降显神通即夜施法狂風黑雲四起  
做遮星月披助明風以睛好惡得露真情方得当今認母  
无疑仰感天恩包公請告羣起來莫道无有神明凡等論  
理至正怎差如世人孝順双親者尚且感動天庭賜其福  
祚今包公只為君保國凱切忠誠禱告上蒼豈有不默祐  
乎况太后灾难已滿之日又屬東岳大帝指點李后告訴  
包公方有代鳴冤屈之由故而神靈显应力助于他不交  
二鼓已是烏雲四起漫佈滿天狂風大作星月无光聞入  
多少稀奇不見頃刻間如此狂風大作樹木搖搖呼七响  
曉還有胆小者京兆无措百言天公之變也聞言休表兒

有包公膺喜心裡自知有感神明感乃当今圣上之幸也  
当夜包公又吩咐甲軍役人如此如此依訂而行各人重  
賞如有壹人亢令洩漏者斬首不饒甲役人諾七領命依  
計而办包公一出牙一程來見圣上其時已是二更中有  
圣上扮為閻罗王包公扮作判官還有數名内侍扮為鬼  
卒多在兩行朝着閻罗天子包公手下甲健漢殺人際花  
了臉扮作夜叉獄卒四邊繞立其時扮齊受当往拿捉郭  
槐尔未知審得他供認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包拯勤勞王室只知有君而不知  
有身宋主念切思親只知有母而不以位為樂也是君  
臣皆得大倫之体者也

賢奸並死只凭義利兩分即今郭槐助劫為惡亦尽亡



義而專味利耳惟義利二字其機甚微到後來便有天淵之隔卽如臣弑君子弑父是天地間非常大變然原其心不過從利上起耳若昔將名位富貴上看得輕便自然沒有此事了所以至言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其訓至深切矣讀此便知利義之瞭分而利字又為刻郭之大病也



所  
圖  
書

